

哈里曼回憶錄涉及的中國事(上)

范興國

羅斯福的心腹重臣

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的召開，美國總統威爾遜、法國總理克里蒙梭、義國首相奧蘭多、英國首相魯易喬治，聚集一堂舉行高峯會議，攤開地圖，磋商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的未了事項，擺佈戰敗國家的領土及金錢的賠償，樹立了一個典型，此所以日後盛行世界超強國家的元首傾向秘密舉行高峯會議。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總統與英國首相，爲了掌握民主國家對抗德、義、日帝國主義侵略世界的戰爭發展，不惜拉攏蘇俄領袖史大林，再三舉行高峯會議，如德黑蘭會議、雅爾達會議、波茨坦會議……當日這些會議的結果，無異鑄造了今日世界的模樣，東、西德的分裂，南北韓的對立、中國大陸的淪共，共產主義的兇焰，由東歐燒向西歐與中東以及中國大陸、北韓及中南半島，形成戟形攻勢，威脅南北美洲及美國的生存，美國一看形勢對她不利，急忙拉攏中共，對抗蘇俄，突然與我斷交廢約，並與中共建交互換大使。

過去，有人批評美國的孤立主義，一旦美國

毅然決定走向世界大戰，過問世界事務時，便要爲她的世界主義與理想主義所替代，這理想主義與世界主義之來臨，就要看美國這一時期當政的政治領袖，怎樣操持握在他手中一根掌握美國與世界命運的舵柄，操之左則左，操之右則右，而左、右之間，毫釐之差，其所得之結果，竟有天淵之別。

哈里曼 (W. Auerell Harriman) 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六年第二次世界大戰進行中期及戰後，擔任美國總統羅斯福及杜魯門的特使派駐英、俄，專門負責處理羅、杜、邱、史之間的密笈大計，折衝尊俎；哈氏乃羅斯福總統密友，從小相處長大，故能使羅斯福推心置腹，信任有加，曾隨羅斯福參與羅、邱、史三巨頭所舉行的德黑蘭會議、雅爾達會議；隨侍杜魯門出席波茨坦會議。在美國未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羅斯福總統就選派哈里曼爲其私人代表，常年駐在英國的倫敦，與邱吉爾密取聯繫，所得機密訊息，可直接密報羅氏本人，而不必層轉國務院；羅氏把哈里曼看作他自己的代理人與耳目；由於哈里曼與邱吉爾相處水乳交融，喜憂與共，乃使羅斯福

愈益了解英國在大戰中的危險處境。邱吉爾曾邀哈里曼赴中東一行，實地觀測，就如何擊敗德國隆美爾兵團，提出有力的陳述。其間，亦爲羅斯福總統多次派遣哈氏赴蘇俄達成若干的特別使命。

一九四三年，羅斯福任命哈里曼爲美國駐蘇大使，於是實際接觸到東、西戰場上的幾個大問題，他在史大林與西方國家的領袖間，不免引起了一些猜疑；像對中國的問題，西方國家欲對希特勒開關一個第二線的戰場，遭到失敗，所提出的譴責；史大林的重新疑懼西方列強所欲謀求一種隔離式的和平；對波蘭獨立權利的激烈爭辯問題。

當我讀完 W. Auerell Harriman and Elie Ahel. Special Envoy to Churchill and Stalin 1941-1946.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75) 這本書後，發現哈里曼根據其個人隨侍羅、邱、史三巨頭活動的親聞目睹，談到若干涉及中國在二次大戰中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又都是接觸到世界問題核心中的問題，歷史彷彿是一條流水，抽刀不能斷流；儘管我們可以無限樂觀的展

望未來，然牽引此條線索通向未來的過去，令人回眸一看，即如智慧的明燈，照耀着歷史邁出另一脚步。

開羅會議前後秘辛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九日，羅斯福總統函告史大林，想請史大林派莫洛托夫及一位參謀本部的官員，到埃及的開羅一同參加開羅會議；邱吉爾頗感吃驚，因為這與邱吉爾的計劃相左，邱氏本想偕同羅斯福至開羅，先廣泛就一般問題交換意見，獲得若干的原則確定後，再與羅飛往德黑蘭會晤史大林。後來，史大林風聞羅斯福總統也邀請中國的蔣委員長，來開羅與會，他就覆了羅斯福一封信說：莫洛托夫將無法前來開羅。同時，這時的史大林表面上對太平洋地區的戰爭，仍持中立的態度，故拒絕參與一個研討如何打敗日本的會議；儘管三個多星期後，由於赫爾國務卿（Hull）的熱心大力維護中國方面的權益，而使四強共同同意簽署戰後多項目標的聯合宣言。然而，當時羅、邱等人乃計劃分別舉行會議：「即在開羅舉行的會議，邀請中國的代表參加，不邀請俄國的代表參加；在德黑蘭舉行的會議，邀請俄國的代表參加，而不邀請中國的代表參加。」

The Chinese Would go to Cairo without the Russians, and the Russians to Teheran with out the Chinese.

蔣委員長及夫人宋美齡女士，乃為羅、邱邀赴開羅會議，共同商討有關影響中國及緬甸軍事細節的問題，邱吉爾對太平洋戰爭的興趣，較羅

斯福為狹窄，羅關注安那京行動計劃（Operation Anakin），此項計劃在開羅會議提出討論，且在驅使日本退出緬甸，以此手段重開對中國陸上物資支援的通路，而支持中國前線對抗日本的戰爭。在另一方面，邱吉爾則缺乏如羅斯福對中國熱情的承諾，他祇是具有這樣一個更為單純的動機：在戰勝取回緬甸的同時，也要把星加坡、香港及其他大英帝國的一些外圍據點收回，藉以報復發洩英國一連串戰敗的恥辱。

邱吉爾此時仍然相信，英國的海權，還是打敗日本的主要法門，因為海權可以切斷日本的交通線及封鎖日本本島。邱氏的此一戰略，極受海軍金上將（Admiral King）的贊成，而馬歇爾將軍則支持史迪威將軍的戰略，勸導羅斯福總統認定日本將來的戰敗，必在亞洲的大陸；如對中國將委員長所領導的軍隊，加以良好的訓練、裝備與運用，必將對戰局作最大的貢獻。

蔣委員長在開羅會議中，對通過重開緬甸通路的構想，有利中國戰場對抗日本的戰爭，表示滿意。蔣委員長遂於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飛還重慶，深信羅斯福總統認為中國的要求，必終將獲致實現。然而蔣委員長並不願先以中國的軍隊，在緬北開始發動主要攻勢；除非馬上得到英國邱吉爾的合作承諾，應允以海、空軍同時在緬南發動攻勢。

陳納德將軍，他是蔣氏的密友，特在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早餐上促使哈里曼注意此事，指明盟軍欲在緬甸發動攻勢，實非其能力所堪負荷。根據哈里曼當時的筆記，陳納德將軍說：「整

個的緬甸計劃，就他的想法言，無異趨向毀滅；因為這是在沒有足夠的兵員情形下，切入日軍防守最強大堅固的位置，從事戰爭……而又把大部份的希望放在中國軍隊如何進行的方面，可是中國軍隊不願戰於疆域之外，既使中國軍隊在疆域外攻擊日軍任何堅強的據點時，他們也會停止冒進的。」接着陳納德將軍補充說，緬甸戰役甚少有實現的可能，祇是他所統率的第十四航空隊，業已對日軍的交通補給線，發揮了炸毀與切斷的威力，他乃要求獲取更多最新美式飛機，派上用場。

陳納德將軍，當時還談及一點，頗使哈里曼至表驚訝，那就是陳納德將軍說：「他並非一味完全反對盟軍集中精銳意圖毀滅德國的觀念，倘若盟國能夠獲得蘇俄的支持以打擊日本，則可免除盟軍分散其軍力，以冒虛弱與危險攻取緬甸。」

有關中共蘇俄問題

蔣委員長在開羅舉行會議時，曾提到中共在中國大陸的崛起，而且在抗日戰爭中業已成為一支頑強的戰鬥武力，他表示憂慮；哈里曼特將蔣委員長所述中共之事，於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草擬一份備忘錄，送呈羅斯福總統。這份備忘錄的名稱，叫做：「蔣委員長深為憂慮蘇俄政府對中國國民政府的態度，以及蘇俄支持中共的意圖。」備忘錄報告中，特別指出蘇俄政府業已決定採取下列五個步驟要點：

(一) 蘇俄政府將於戰後，要求中國國內的和平

，並且要中國具有一個強大的政府；

(一)蘇俄政府爲使此項目標實現，認定祇有透過蔣委員長方能達成；

(二)蘇俄政府將主張，基於各項民主的原則以及各項社會條件的改革基礎上，產生一個更爲開明自由的政策；

(三)蘇俄政府爲使中共問題獲得某種程度的解決，或由蔣委員長接受中共爲一獨立的政黨，或在某種情形或程度下將中共攜入政府，使之獲得參政；

(四)蘇俄政府尊重中國領土的完整，並無野心；支持此項觀點的有力證明，卽蘇俄政府最近撤出中國的新疆省。而承認外蒙古的獨立，乃着眼於軍事的保護，以防止日本的前進。此處並無提及蘇俄政府對獲致一個溫水港的問題態度；這一問題，與蘇俄政府同意韓國的獨立，要在四強的參加的託管制度下始得爲之的態度極爲一致。

(五)上述五點，爲中國駐蘇大使所表示之意見。

後來，哈里曼就一九四四年至四五年，作爲蘇俄傀儡的毛澤東，他所指揮的中共軍隊，在中國大陸對日作戰的情形發展看，祇有看到毛共的軍隊爲擴張自己的權力而作戰，甚至經常違背史大林的勸告。

四強之一締造和平

哈里曼又記述另一事，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八日，他被發表任命爲美國駐蘇大使，偕同國務卿赫爾及隨行人員乘坐一架C54運輸機，抵達俄京

，受到莫洛托夫、維辛斯基、邁斯基及李迪維諾夫在冷寒的機場，以軍禮高奏雙方國歌，表示熱烈歡迎。之後，赫爾及哈里曼一行乃被迎入斯巴塞官邸，此後哈里曼便在這兒做了兩年零三個月的美國駐蘇大使。

此次赫爾國務卿特別陪伴哈里曼來到蘇京莫斯科，主要是爲參加史大林建議召開的外長會議，乃使赫爾在斯巴塞官邸盤桓了十六天，幾乎每天下午都與艾登及莫洛托夫舉行會議；因爲赫爾從華府帶來一份業已起草好的「一般安全宣言」(Declaration on General Security)他原打算這份宣言提出後，獲得接受與簽署的國家，不僅是美、英、蘇三國，同時也要包括中華民國在內。然而中國的外交部長，却沒有受到邀請來到莫斯科；這篇宣言非常輕便地獲得大家接受，接着來的就是對這個文件的簽署，美國國務卿赫爾運用了他個人最大的影響力，勸導蘇聯，一定得讓中國駐蘇俄大使傅秉常代表蔣介石委員長簽字在這個文件上面。

中國能簽字在這個文件上，就是把中國的地位列入四強的地位，這一個想法不論在赫爾或羅斯福而言，都認爲極爲重要。可是英國政府在這想法的態度上，却與美國同床異夢，不願承諾蔣委員長所領導的中國入於四強之林，如邱吉爾在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寫給艾登的信，就說：「就中國言，我就不能把重慶政府看爲一個世界強權國家的代表，盡管有許多人站在美國一邊，想消除海外的大英帝國。」(As to China, I can not regard the Chungking Government

as representing a great world power, Certainly there would be a fagot note on the sid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any attempt to ligulate the British Overseas Empire.)

艾登在這個問題上，忠心支持赫爾國務卿，在赫爾與莫洛托夫的私人談話中，赫爾警告莫洛托夫，如將中國排出，勢將引起最可怕的激盪回響，非僅太平洋地區，美國的輿論尤其如此。甚且表示美國可能被迫要用一切方法來重新調整佈署太平洋地區，有關穩定該一地區政治的及軍事的情勢。赫爾的這一聲警告，竟使蘇俄外長莫洛托夫徬徨繞室不安了一個星期。因爲赫爾的話中含有一個坦白的暗示，就是若非同意讓中國簽字在四強宣言上，那麼部份美國對蘇俄的援助，就會轉向送給蔣委員長的國民政府，遂使莫洛托夫不敢堅持原來的主張了。

根據哈里曼的觀點，赫爾國務卿聚精會神貫注在四強宣言及中國問題上面，乃是一個錯誤。他認爲赫爾運用了所有的影響力，以使中國獲得第四名強國的地位；倒不如運用他可觀的影響力，與俄人達成協議以保障波蘭的獨立及其他東歐及中歐國家的安全，更爲上策，因爲蘇俄對這些國家的解放，在幾個月前，就可預見。

當哈里曼把這個問題提出商討時，艾登站立一旁不表示意見，蘇俄外長莫洛托夫認爲談東歐問題，爲時過早。赫爾漠視哈里曼的勸告，表示對此沒有太大興趣。有一天，當哈里曼在莫斯科向赫爾國務卿強調事關重大，要壓迫莫洛托夫商談波蘭問題時，國務卿赫爾回答說：「我不想處

理鷄毛蒜皮的小事，我們必須處理主要問題。」
 "I don't want to deal with these siddling little things, We must deal with the main issues."

赫爾所謂的主要問題，便是他所欲貫徹的四強宣言，這個文件擔保四強和陸相處到大戰的獲取勝利；尤在前言中，約束四強繼續奮戰，直到四強共同的敵人在無條件投降的基礎上，放下他們的武器。這篇宣言，實際上乃是羅斯福的政策，公然獲得蘇俄的承認支持，宣言中並明示四強及盟國要完成下列六項工作：

(一) 共同戮力維護和平及安全，有如戰爭期間相互攜手並肩作戰；

(二) 共策羣力以使盟國之共同敵人解除武裝及投降；

(三) 採取一切必需措施，防範敵國違背投降的各項條件；

(四) 儘早同意確立可行日期，成立一個國際組織，使世界大小國家一體加入，維持世界和平及安全；

(五) 在新一般安全制度尚未建立前，基於地區國家的利益所採取的聯合行動，必要時，得諮商其他聯合國會員國家；

(六) 磋商訂定一項一般性協定，規定戰後的軍備事宜。

由前述一段史實，可知赫爾國務卿在出席莫斯科外長會議中，對堅決主張邀請中國簽署四強宣言，共同參與規劃戰後的世界大局，他祇是在忠實執行羅斯福的外交政策而已。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下旬在德黑蘭的會議中，羅斯福與史大林談到四強艱苦獲致的勝利如何加以保持時，羅斯福就先提出他個人的構想，說要成立一個世界會議的組織 (World Assembly)，這個組織要擁有三十五個會員國家到四十個會員國家。會議組織本身要設立一個執行委員會 (Executive Committee)，執行委員會的成員要包括蘇俄、美國、英國及中國；另外還有兩個增邀的歐洲國家及南美、近東、遠東及英國自治領各一國家參加。執行委員會處理非軍事問題，如糧食、農業、衛生、勞工及經濟等問題。

羅斯福對其所描繪的世界組織，尚須具有另外一種結構，可稱之為「四警察」(The Four Police Men)，這個結構由中、美、英、蘇四國組成，具有實權可以立即應付任何對和平的威脅與突發的緊急事件。

史大林對羅氏構想則有懷疑，因為史大林認為有些歐洲的國家可能對四強的命令與指揮，表示不滿，特別是對中國，故最好在前述世界組織內可以分別設立兩個委員會，一個叫歐洲委員會，一個叫遠東委員會，史氏並特別強調美國應留在歐洲委員會中作一成員。

接着史大林又對提高中國為列強地位一事，表示懷疑；羅斯福總統乃告訴史氏，他之所以堅持中華民國參與莫斯科四強宣言，並非他有失察中國現在情勢的虛弱；而是他這個想法走在事實的前面，中華民國是個四億人口的國家，我們要使中華民國成為我們的朋友，較之成為麻煩困擾發生的泉源，總要好得多。

史大林對中國陰謀

一九四四年的十一月十日，哈里曼由於羅斯福急切關心遠東的戰情，乃向羅述史大林正計劃將在中國與滿洲的日軍，劈開兩半，然而長驅俄國的大軍，到達中國的北平及張家口。羅斯福遠聽之下，頗感困惑，乃問哈里曼：「俄軍長驅直入中國，將來能否撤離中國？」羅當時對東歐沒有這一疑問提出，而對中國反有此一問題提出，有人揣測或因羅氏感到他已無力對這個問題的答案發生影響了。

但羅氏對當時的中國懷抱了另一個希望，他告訴哈里曼，一個奧克拉荷馬的共和黨員，赫爾利將軍 (Major General Patrick J. Hurley) 正代表他個人銜命赴華，將在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及毛澤東的延安部隊之間，謀求達成一項協定，適國務次卿史泰汀紐斯，也在座與羅談及此項問題；並且提出美國駐華大使高斯 (Clarence E. Gaus) 行將由重慶返回華府，他的繼任人選問題。當時提到好幾位人選，如談到多奈·尼爾遜 (Donald Nelson)，哈里曼報告羅斯福總統說，不能選派此人為駐華大使，因其人對每一事物皆剛愎自用，甚難與人合作。但哈里曼却對赫爾利將軍頗表好感，深信赫爾利可以完全忠心地貫徹羅氏的使命，以及具有機敏幹練的磋商手腕。乃以赫爾利將軍向羅氏推荐為最佳的駐華大使人選。

同年十一月十七日，哈里曼就其在蘇俄所見所聞與中國內亂有關的個人印象，以書面寫出，

呈告羅氏：

「我要說明，何以我想到史大林那麼急切謀求解決蔣委員長與中共之間的問題；此即當俄軍開始攻擊日本軍隊時，則中共的軍隊，可以保護俄軍的右翼。我想，史大林爲了合作，而壓迫中共接受蔣委員長可能提出任何合理處理有關俄軍的參戰事宜。」

要是無法達成協訂，我恐懼我們將面臨一種相似狄托在南斯拉夫的情勢。設若俄軍進入中國及滿洲，他們也會撤回的話，以我個人的想法是，則所謂中共的領導及有關條件，對蔣委員長而言，勢將更爲嚴刻。而使掌握在我們的手中一種情勢，竟至不能滿意地加以解決。」

羅斯福乃訓令駐俄大使，詢問史大林：究竟俄國在介入對日本參戰以前，希望獲得何類政治性的協定？哈里曼揣測史大林的想法，一點也不驚奇。因爲史大林在德黑蘭會議時，明白指出，他想廢止樸查茅斯條約，這個條約是一九〇五年日俄之戰，沙皇的帝俄戰敗，被迫簽訂此約。此外，即是蘇俄竭力謀求想使用中國東北的港口及鐵路；所以哈里曼歸結認爲中國的全部政治問題，將爲美國及美蘇之間帶來極大的困難。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哈里曼飛離華盛頓之前，再度與羅斯福總統及霍浦金斯，共進午餐，討論史大林對美國一項最新的請求，即是要美國提供囤積二至三個月的軍事給養，放置在西伯利亞。所要求軍事給養的數量，極爲龐大驚人：需要美國提供八十六萬零四百噸乾品物資給養，及二十萬零六千噸的液體給養，可供一百五十

萬俄軍、三千部坦克、七萬五千部車輛及五千架飛機的使用。上述所有物資在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前，橫越太平洋運抵指定地點。雖然這時美國的海船對外供應軍事物資，感到缺乏，可是哈里曼則以要盡量增加海運，滿足史大林的要求，如否，則將使史大林延遲對日的作戰。羅斯福總統聽信哈里曼的意見，乃應允盡一切可能達成任務。因爲羅氏也認爲：「欲戰勝日本，若無蘇俄的援助，將會導致盟邦遭遇最大的困難與支付極大的代價，所以吾人乃要盡一切的可能來支援史大林的作戰計劃，目前祇有艾森豪將軍可以盡力支援，務令其盡力爲之。」

在哈里曼的回憶錄中，羅斯福總統曾以輕鬆閑談的口吻，說他將促使邱吉爾宣佈歸還香港給中國統治。並且羅個人以前也曾應允邱吉爾，將令勸導蔣委員長爲此事立即發表一個聲明，讚美英國的此舉乃世界歷史中一項慷慨豁達的行爲，之後並建議宣告香港在中英共管下爲一永遠的自由港。邱吉爾大不以為然，竟給羅答覆：「我才不會將不列顛帝國拱手送人呢！」

由於美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即將退休，哈里曼乃與霍浦金斯私下談話揣測赫爾的繼任人選，霍浦金斯告訴哈里曼，說華萊士想獲得這個職位，但華萊士這個人喜將羅斯福總統一些虛構不切實際的觀念想法，加以誇大渲染，披露報端，此爲羅最爲嫌惡的事；所以霍浦金斯最後說他將運用其個人一切的影響力，而使貝爾納斯（James F. Byrnes）成爲國務卿，做爲赫爾的繼任人。後來，貝爾納斯，果然成爲國務卿，這

也構成了一段佳話。

雅爾達會議的禍根

最近三十多年來，雅爾達會議，受世人詬病最多，尤其是對中國，由於對中國作了若干不利的決定，以至使中國後來受到赤化的惡運，此在中國現代史著作中，聲討最多，哈里曼因隨侍羅斯福總統出席雅爾達會議，對羅、邱、史三巨頭的交談，自是真切，我想從他回憶錄中對有關中國問題所勾畫的一條線索，不無從另一角度使我們瞭解雅爾達會議與中國癥結的問題所在。

哈里曼在其回憶錄中，認爲雅爾達會議的決定，幾乎爲迷思、誤解所籠罩了三十多年，像美國一些右派的批評家學者們，一遇到美國戰後與蘇俄的困境、冷戰的引源，毛澤東軍隊在中國大陸的勝利等這些問題時，他們就會自然的把問題扯到雅爾達會議上去；那麼，究竟怎樣呢？

哈里曼在一九五一年，曾爲此作證：

「雅爾達會議的研討決定事項，以及在會議中所獲致的諒解，乃是盟國與蘇俄就整個二次世界大戰，求取非常的奮鬥以獲致一個可勝的、較早的結論，並且也是尋求一條使得美、英、蘇三國能够和平相處的途徑。俄國在遠東對日作戰的軍事目標，自應包括擊敗日本在中國東北的軍隊；而空中攻擊日本的軍事行動，也要適當配合美國駐紮在東西北利亞基地的空軍，並且要對介在日本與亞洲大陸之間的日本海交通作最大的干擾。」

雅爾達會議討論的主題，涵蓋的範圍相當廣泛，如共同擊敗與佔據德國的最後若干計劃；邀請蘇俄對日作戰的條件與情況；這些重大的軍事決定，皆係參照一九四五年二月第一週實際戰場的情勢，所下判斷。斯時，麥克阿瑟將軍的大軍，雖然開進了菲律賓的首都馬尼刺，而琉球島、沖繩島的浴血戰鬥，又在向他們招手。在距離第一顆試驗原子彈在新墨西哥的阿拉馬哥都（Alamogordo）地方試驗爆炸的五個多月前，盟軍的聯合參謀總長，尚未將此一作戰實力，納入粉碎日軍抵抗戰的軍事壓力估計中；（哈里曼事後回憶，設若是在五個月後的波茨坦，李海上將就會建議不必再造原子彈了。）盟軍聯合參謀總長，剛好在雅爾達會議之前，估計在德國投降後，還

需要十八個月的時間，才能戰敗日本。絕無法想到日本迅速的崩潰，所以盟軍參謀首長乃計劃在一九四五年——四六年，進攻日本的本島。結果由於歐戰的延長，乃不得不延長調動盟軍部隊到太平洋地區，根據他們的想法，這一軍事調動的延長，最好要到一九四六年了。

盟軍聯合參謀總長，為了考慮馬歇爾將軍的建議，馬氏以盟軍若硬仗死拚通過東京平原，攻取日本的工業中心，勢將對美軍造成極大的傷亡；若為減少傷亡，祇有希望俄國的援助。故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三日，他們給與羅斯福總統的備忘錄，這樣寫道：

「蘇俄能儘早以其實力參與攻擊行動，自可對盟軍太平洋軍事行動，發生極大的幫助。美國將在不妨礙主要對日作戰的原則下，並盡最大可

能予以支援。蘇俄在遠東對日作戰的軍事目標，包括擊敗在中國東北境內的日本軍隊；適當配合美國駐紮在東西北利亞基地的空軍，對日本採取空中攻擊行動；並要對介在日本與亞洲大陸之間的日本海交通，作最大的干擾。」

然而，史大林對遠東早已有了他設定的若干目標，志在必得；盟國基於戰局要他對日作戰，也就在一九四五年的十二月，把他參戰所要的條件，開給了哈里曼，他要求將庫頁島的南方一半及千島羣島，歸還俄國；租借中國的大連港及旅順港，以及帝俄時期與中國簽約在中日東北所建造使用的鐵路，也要一併租借；同時要求承認外蒙古的現狀，以及蘇俄允諾不干涉中國對東北行使主權。

可是，據哈里曼回憶錄第三九七頁所記，一九四五年的二月八日，在雅爾達會議中，史大林對羅斯福總統與國務卿泰汀紐斯所說問題中，並無談到前述各項。當日情形是這樣：羅要哈里曼一同參加討論，波倫（Bohlen）也坐在其中擔任翻譯；史大林帶了莫洛托夫及他的私人翻譯巴夫洛夫（V. N. Pavlov）參加會議，史氏稱其來意係為討論一旦蘇俄對日作戰，有關各項政治條件為何；這些政治條件，他曾早已告知哈里曼。

當時，羅認為歸還庫頁島及移轉千島羣島給蘇俄，並無困難，至於大連港，那是在德黑蘭時，羅受到史大林的建議，說是蘇俄當在南滿鐵路的終點地方，獲取一個溫水港。但羅不能把這話向蔣委員長啓口，在羅的感覺上，向中國啓口將

大連港由完全租借變為一個自由港，置於一個國際委員會的管理之下，還可以說得出來。羅氏自謂這是他個人所喜的處事方法，不僅是對大連港，即是對香港也一樣。就如俄國要租借中國東北的鐵路，羅斯福亦不喜俄國單獨租借，最好的方式是由中俄兩國共同經營。

史大林見羅猶豫，乃對羅施予壓力，說若蘇俄所擔各項條件不能兌現，則難以令蘇俄人民理解，何以蘇俄要對日作戰。因為蘇俄人民清楚了他們的對德作戰，是為了捍衛蘇維埃聯邦的生存；然而他們不知為何要對日作戰。假如對史大林所擔各項政治條件，予以兌現，那他就好像對蘇俄人民及最高蘇維埃，有所交代，說是這裏面有着蘇俄國家利益的所在。

羅斯福受到史大林的壓力，仍然以未獲適當時機，與蔣委員長商談此事來搪塞；當然，問題的癥結，還是在他不好意思啓口；而且即是秘密洽商此事，不出二十四小時，會弄得舉世盡知。史大林乃告羅，此事到不忙與蔣委員長洽商，他個人祇希望在雅爾達會議結束之前，把他個人的這項建議，作成書面記錄，由羅斯福總統與邱吉爾二人同意就行了。接着史大林又把話題轉到中國國內的情勢，他說他簡直搞不清楚，何以國、共之間的抗日聯合戰線終至決裂；現在似乎時機已到，中國可由蔣委員長領導，以他的國民黨軍隊與毛澤東的共黨軍隊共同組成一個抗日聯合陣線。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日，應莫洛托夫的請求，哈里曼造訪柯羅斯別墅（Villa Koreis），接受

與研商史大林有關對日作戰各項政治條件一份英文草稿。哈里曼對蘇俄外長洛托加以解釋，謂羅斯福總統對此案尚有三點修正意見，也是史大林在兩天之前業已同意的。哈里曼乃對羅氏的修正意見說出，那就是旅順港及大連港，必須成爲自由港；中國滿洲境內所屬各線鐵路，必須由中、俄兩國共同設立加以管理經營。哈里曼也深切體會羅斯福總統的態度，即是對此一問題的處理，也亟希望蔣委員長的贊同方可。上述哈里曼攜來羅斯福總統三點修正意見，必須一併加入俄國的草案之中。哈里曼完成任務返回利未的亞（Livadia）的臨時住所，把莫洛托夫的草案及羅氏所提修正意見，當面呈請羅斯福總統檢閱，羅氏對草案所改各點，立即予以同意；哈里曼然後又對羅氏所同意的草案，送還莫洛托夫。此事在雅爾達正式會議結束後的翌日，便做了如此的解決。史大林告訴羅斯福，他對羅所提滿洲境內的鐵路，由中俄組織委員會共同營運一節，甚表滿意；他也接受要求蔣委員長對此事的贊同，以及他個人還附帶增加要求中國也要對外蒙現狀，要予以承認。史大林並表示完全願意中國的大連港成爲一個在國際監督下的自由港，但對旅順港，則務必要求成爲蘇俄的一個海軍基地，因租借旅順的事宜，應被接受安排。羅斯福遂接受史大林的要求，並且俟史大林以時機成熟，儘早通知他時，他即負責向蔣委員長諮商解決此事。

可是，在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一日，蘇俄所提出一份原稿，呈請羅斯福、邱吉爾、史大林三巨頭簽字時，竟然未列前項雙方的磋商文字，俄

人在原稿有關條款中逕行寫出中國滿洲境內的港口及鐵路，乃屬蘇俄的優越權利，應予保障之。Concerning Manchurian Ports and railroads a provision that "the pre-eminent interests of the Soviet Union shall be safeguarded" 稿中出現「優越權利」的字眼，引起哈里曼的不快，轉而告羅，羅亦未再表示異議。此在當時，哈里曼或認此一字眼，並無多大意義，似祇在強調蘇俄在該一地區的利益，要超過英、美。哈里曼另在原稿中還發現了一個疑問，就是規定蘇俄在遠東領土的要求，「在日本戰敗之後，應無疑問使之實現」"Shall be unquestionably fulfilled after Japan has been defeated" 羅斯福當時對這段文字，並不在意，也沒有再去找史大林爭辯。

哈氏苦心未被認知

在哈里曼的回憶錄中，說羅斯福此時極爲關注聯合國的設置及波蘭問題；而他在其他方面，又爭取獲得史大林的合作，他既不願用罄他的棋子，自也不願存貯他的精力，他甚至想兩者都可得兼。羅在言談上從不拘於小節，在德黑蘭會議時，他的身體尚是健朗，他也不願與史大林在唇舌上討價還價。最使哈里曼留下深刻印象的，便是羅說的某句話代表某種涵義，那這句話，就祇有代表這一種涵義；他不問別人對這句話是否有別的涵義和解釋如何。

哈里曼後來將擬定的協定，送給盟國聯合參謀首長看時，並未引起絲毫的反對；哈氏此舉的用意，原想促使他們發現問題，挑起疑竇，而可

使他再持此項文件往見羅斯福總統，以勸導羅氏改變其中的文字。然而，馬歇爾將軍及李海上將等人，都對此項草案咸表同意。哈里曼特別提到那位海軍李海上將，因爲李氏後來著書立說，都堅信：即無蘇俄的參戰，日本必敗。如李海在回憶錄中曾說：「沒有人比我更驚異，我親眼看到羅斯福在雅爾達所同意的條件，竟是一個敵人（蘇俄），作了如此可怕而驚人的讓步，真是使我不虛此行到雅爾達來」。“This makes the trip worthwhile no one was more surprised than I to see these conditions agreed to at Yalta labeled as some horrendous concessions made by Roosevelt to an enemy” 像李海上將這樣一個人，當時都沒有表示一點的意見，不是奇怪的事情嗎？

李海後來把這份簽過名的協定，攜回華盛頓，鏢在羅斯福總統辦公室個人的安全櫃中。國務卿史泰汀紐斯在雅爾達時，曾與羅斯福總統私下談話，他請示總統，關於雅爾達所設遠東問題的磋商事項，似應讓國務院知曉，羅當即告訴史泰汀紐斯，此事可由哈里曼單獨處理，因爲事關軍事，不宜洩露。彷彿羅斯福處理此事，連國務院都不能予以信任，其不信任的程度，還要超過在重慶蔣委員長左右的美國隨員，因爲這需要保密行事。爲了保密這一極爲重大的理由，蘇俄在表面上仍與日本繼續維持和平保持中立。史大林會應允羅斯福，他將儘快從歐洲戰線上抽調二十五個師的俄軍到遠東，不過他擔憂他將對日宣戰的企圖，一旦被洩露出去，在歐洲的俄軍尚未東來

之前，即會遭致日本對蘇俄在遠東防守薄弱的地區猝然發難，這是史的最大的顧慮。

盟國聯合參謀首長們，所關切這一重大協定者，是史大林承諾在德國投降後二至三個月內，對日作戰。而蘇維埃聯邦又和蔣委員長長的國民政府締結友好同盟，幫助中國政府驅除日寇，並尊重中國在滿洲的「完全主權」；惟史大林主張他應俄國人民請求，要恢復一九〇四年日本向帝俄所掠奪的土地及權利。然而千島羣島的真相，事實上是在一八七五年，日本與俄國簽訂一項商務及航海條約時，和平轉讓日本。此點，哈里曼在

協定簽署前，曾提請羅斯福可否予以保留，羅則當時予以駁回。羅認為千島羣島乃屬芝蔴綠豆小事，不可以此貽誤蘇俄對日作戰的援手。哈里曼對其所提請保留之事，可以釋然；但對遠東協定將要遭受逐漸的破壞，那是史大林的陽奉陰違及言行不一致與蔣委員長實力薄弱，均有以致之。哈里曼曾這樣說過：「雅爾達協定無法使蔣委員長變為薄弱，史大林承認蔣委員長為中國政府的領袖；正式的協定，是由蔣委員長的外交部長宋子文在一九四五年的七月與史大林磋商訂定；史大林仍然繼續尊重中國在滿洲的主權。設若蔣委

員長在國內一直擁有足夠的實力，並堅持他奮鬥的目標，那自然會帶來有利的結果；而非情勢的惡化。就我的判斷而言，那是蔣委員長在先天處境上就已屈居下風，乃予中共以可乘之機。」至於邱吉爾對取遠東之戰的看法，則是「遙遠與次要的」"Remote and secondary"。雖然他也簽署了雅爾達協定，但他始終並未參與磋商；他的主要顧慮就是阻止蘇俄對歐洲的控制，他在當時也與羅斯福同樣向史大林展開唇舌劍的苦鬥，無非想在大戰後保障法國的地位、阻止法國的肢解瓜分與保護波蘭人民的自治權而已。

中外文庫 寸草悲

徐櫻女士著 定價台幣捌拾元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

之三十三 本書係旅美名女作家徐櫻女士精心傑作，至情至文感人至深，要目有：俺爹爹。父親軼事二三則。俺娘。紀念父親。回憶奶奶。紀念大哥。先兄道鄰事略。哭三哥。紀念三哥。羅馬三年。哭父親等篇，附徐小虎博士英文名著憶奶奶原文及譯文各篇另珍貴圖照多幀，蔣復璁先生序，篇篇精彩，歡迎購閱。

鐵血精忠傳 喬家才著 全書五百餘頁

定價台幣壹佰肆拾元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

本書係喬家才先生繼關山煙塵記、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海天感舊錄等書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仙霞人才及其運數、藍太夫人母教蒸嚴、安溪小學一羣健兒、浪跡天涯一十二年、時代浪潮遠走廣東、在騎兵營鋒芒漸露、總司令部聯絡參謀、十萬元捉拿江漢清、日寇的剋星特務處、洪公祠和浙江警校、建立無線電通訊網、希望做校長的衛士、藏本領事失踪事件、無名英雄革命靈魂、公開機密工作、破獲共產國際間諜、陳濟棠強扣三兵艦、刺楊案主犯劉蘆隱、殷汝耕冀東偽組織、兩廣事變策反有成、刺汪案凶手王亞樵、決心赴難親入危城、肅清全國各地日諜、七七變起通州殺敵、紀律森嚴臨危不退、萬人部隊轉瞬成軍、別動隊奮戰淞滬區、忠救軍北方打游擊、從空中截留楊虎城、會澈和抗日殺奸團、別動軍包圍戰賀龍、懷仁堂上最後遺言。共二百多篇，谷正綱、周念行作序，全書記述戴笠將軍鐵血鋤奸精忠報國的真實故事、字字珠璣，篇篇精彩，歡迎購閱。中外雜誌長期訂戶八折優待。